

真相大白

〔苏联〕尼·希巴諾夫著

鮑 群譯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58年·武汉

真相大白

〔苏联〕尼·希巴諾夫著

鮑群譯

長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新出字第3号

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发行

武汉市国营武汉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開 • 6 1/4 印張 • 148,000 字

1958年8月第1版

195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3,000

統一書號：10107·105

定 价：(6) 0.60 元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述苏联刑事犯罪学家克魯契宁和他的年輕助手格拉契克同希特勒匪帮及美帝国主义的特务間諜作斗争的小說。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两个值得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偵察人員和公安工作人員学习榜样的艺术形象，描写了苏維埃人崇高的道德品質和他們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反映了由苏联解放出来的国家的人民，对偉大的苏联牢不可破的友誼，和这些国家的人民热爱和平的坚强意志。

这部作品能够提高革命人民的政治警惕性，和保卫我們偉大祖国的責任心，可以帮助我們識別暗藏的敌人，培养我們同特务間諜分子进行斗争所需要的机智勇敢和坚韧精神。

Н·ШПАНОВ

ИСКАТЕЛИ

ИСТИНЫ

ВСЕСОЮЗНОЕ

УЧЕБНО—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ТРУДРЕЗЕРВ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5

本書系根据“苏联劳动后备部教科書出版社”1955年版本譯出

目 录

在大年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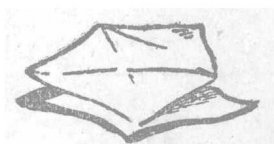
大年夜.....	3
登山靴的痕迹.....	30
夜里的牛奶.....	40
烏加·惠尔曼到疗养地去.....	51
两件杀人案的秘密.....	59

奥列·安森事件

奥列·安森和其他人們.....	69
“安娜”号上的罪行.....	82
罪犯在哪里?	89
手指印说明什么.....	95
新的手指印.....	99
黑夜里放的冷枪.....	109
結局漸近.....	115
为父为子.....	121
事件发生过程的简单叙述.....	128
騙子奥列.....	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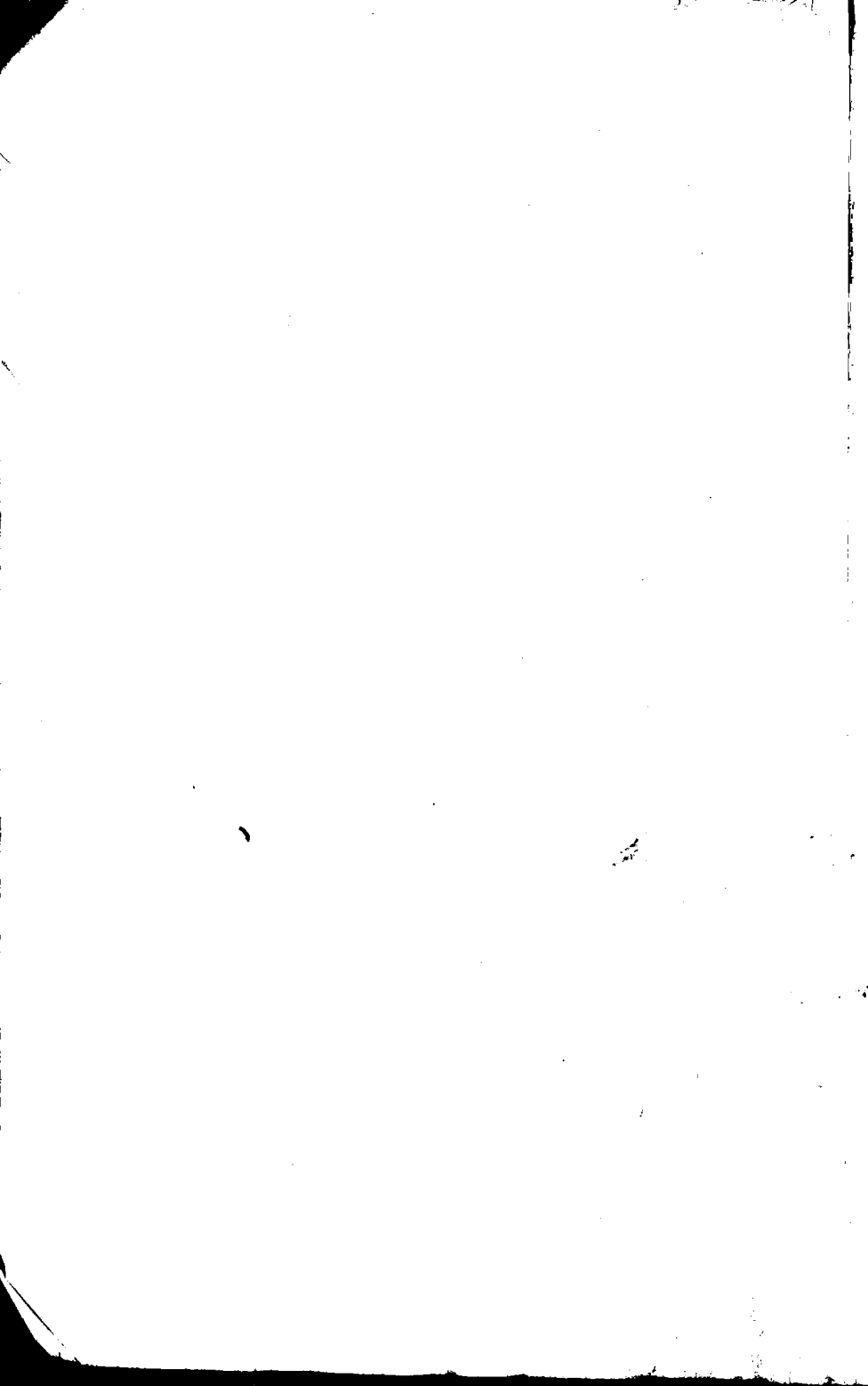
尼尔·克魯契宁的个人幸福

他夜里在哪里?	145
鋼琴上的手套.....	154
死人訪問研究院.....	158
一双手是十个指头呢，还是八个?	162
圖書登記號碼“3561”.....	164
重訪芳希泰.....	169
鑲着玻璃眼球的人.....	180
死人走向坟墓的道路.....	189



在大年夜





大 年 夜

尼尔·普拉托諾維奇·克魯契宁和格拉契克（苏林·季格拉諾維奇·格拉契揚就是他）来到了这个被苏联军队从希特勒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的城市。解放后过了几个月，才把城里最后的抵抗中心肃清。这是国内的一个工业中心区，曾被占领军作为供应纳粹军队的基地。

在从前，这个国家是两位一体的君主政体的一个主要部分。教皇陛下把值得夸耀的许多小国的国名都归附在自己豪华的称号内，而那些封建主——古代的外来侵略者的后裔，——给“皇帝”补充了许多侍从，甘愿让那些和他们一样的德意志族的世袭奴隶主混在他们里面。这批有称号的两位一体的官员残酷地剥夺其他一切衰老的民族，并且不惜流血来镇压那些企图摆脱可痛恨的制度的枷锁的民族。但不论是盗用人民名义的德意志大公统治下的人民，不论是从广大的匈牙利平原来的、有光荣的盟军称号的人们，在过去和现在都不能对掠夺者负责。虽然人们常说，每个民族有不愧为那个民族的政府，但是这个爱劳动和有才能的民族，应当获得比那个把人民的血汗和财富出卖给希特勒的独裁将军的法西斯地狱更好的制度。

克魯契宁和格拉契克是怀着和这个故事所叙述的事件毫无共同点的目的来的。但是为了向旅馆看门人登记，为了第二天当地警察局局长——不久以前的社会民主党员和本城报纸的编辑到他

們那里來訪問，他們的身分証就夠了。克魯契寧的關於刑法學問題的著作不僅在祖國，而且在国外造成最近那樣的聲譽，即使現在的警察局長不是新聞記者，克魯契寧也不能隱瞞他的身分的。

警察局長是今年紀已紅不輕的胖子，他一離開報紙編輯的圈椅，就做起警察局的領導人來。他使人確信，警察機關差不多完全革新和民主化了，從警察局里——至少從它的高級職員里面——徹底肅清了法西斯分子，而且目前城里的生活已經很平靜了。

局長隨隨便便地講空話，顯然，他對自己那發音不清的德國話也覺得無所謂了。

“我們想看到蘇聯同事，好向他們學習。但不管我們的願望多大，願望卻不一定能實現。”他笑嘻嘻地說。“親愛的克魯契寧同事，我相信你們居留在我們這裡，不會因什麼事件而掃興的。地方新聞的材料一點也沒有。哈——哈，我甚至打算把地方新聞欄的訪員免職呢！”

“您說什麼？”克魯契寧很感興趣。“訪員嗎？”

“哈——哈！我的腦袋里暫時還不能把密探和訪員、警官和編輯的工作區別開來。我到現在還是不明白，編輯部的工作在哪裡終止和警察局的工作從哪裡開始。哈——哈！”

克魯契寧眯起眼睛听着，默默地點頭。

格拉契克看到他的朋友對樂觀的局長的談話漸漸不感興趣了。不過克魯契寧還是默默地听着，大概他認為對這種必須慎重的問題是不便爭論的，也犯不着傷害本地人的樂觀情緒，他們的新政府建設正處在春天的快樂時節。

這次會見是在十二月二十九日。過了兩天，就是十二月三十一日，警察局長給客人寄來祝賀新年的公函，並且打電話，希望他們歡樂地迎接意義重大的日子——愛好自由的人民在生活中真正獲得自由和平安的第一個一月的第一天。最後局長提到品質優

良的国产葡萄酒，同时介绍很好的饭店。朋友们接受了介绍信，可是哪里也不去。

克魯契宁很高兴地听着由小扩音器播送的民族歌舞的音调，那音调曾经是李斯特·費連茨①的不朽作品的取之不尽的源泉。克魯契宁恼恨地喝住了试图在钢琴上配合这些音调的格拉契克。虽然年轻的钢琴家已经扭开了调音器，可是调校得不太高明的钢琴惹克魯契宁生气。虽然他自己也不会弹哪一个调门，可是他衷心爱好音乐，并且了解音乐。此外他认为应当在每个国家听听它的人民、它的有才能的人的创作。也可以向那个国家提供些什么。

“朋友，如果你把自己的练习延迟到另一次，那叫人多愉快啊，”克魯契宁嘲笑地说。“要知道不是天天有大年夜。干嘛使它的人民扫兴，他们并没有对你干什么坏事……也许，快到半夜的时候，无线电会播送狐步舞曲的——那时候你把自己的艺术表演给我看……好吗？”

格拉契克笑着把钢琴砰地一声关上了。

他们的房间里有一个小桶子，桶子里面放着冰和一瓶作为战利品的、质量不好的香檳酒。他们预先享受除夕联欢会，在朋辈中再没有比他们两人更亲密和友好的了。十二点差一刻钟，送水果来的旅馆招待员刚走出房间，电话铃响了。格拉契克确信，又是那位好客的警察局长致新的令人厌烦的祝词了。而果然，格拉契克摘下听筒，就听见他的声音：

“亲爱的同事，请问您，克魯契宁先生反对我现在到你们那儿来吗？”

格拉契克瞅了瞅表。表针指着十二点差十分。

① 李斯特·費連茨（1811—1886年），是匈牙利的伟大作曲家和 社会活动家。

“謝謝您，”他在听筒上說，“不过我們在家里迎接新年挺好。好极了！請您告訴我們：現在快十二点鐘啦，您帶我們到哪儿去？哪儿也不去。照我們的习惯，鐘打十二下，我們就举杯祝賀新年。現在正是鐘鳴十二下的时候！……”

胖子不讓他說完：

“是的，是的，我們的习惯也是这样：在鐘打十二下的时候喝完第一杯酒。不过您誤解我的意思了。这里发生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是登在专栏上的极好的材料，甚至用专栏的整个版面也行……我們希望，苏联朋友不会拒絕幫助我們的。”

听局长的口气，他在离旅館很近的地方，只等他們許可他來說明一切，然后向发生“意义重大”事件的地点疾馳而去。

格拉契克发觉克魯契宁在此刻很想把香檳酒瓶打开，然后在熊熊地燃燒着的壁爐前面舒舒坦坦地安頓下来，举杯祝賀。但是格拉契克同样相信，如果他現在拒絕了警察局长，那么克魯契宁会把一切重大过失都归咎于他，首先是怠工啦，“阿尔明尼亚人的爱安逸的天性”啦。因此，格拉契克在克魯契宁問他是什么一回事以前，就在電話听筒上急忙地說：

“来吧，請来吧。我們就下楼啦。”

克魯契宁听了这句话，扭过头来。

“如果你愿意到什么地方去，那你一个人去吧。我无论如何也不脫下这双便鞋啦，”于是他把穿着温暖睡鞋的两脚伸到火边。

“請你待在家里，我的朋友，”格拉契克尽可能心平气和地說。“我一个人也可以去。”

他不敢說出心里想到的話：假如克魯契宁待在家里，那就好极了。格拉契克单枪匹馬去作战。他把自己的能力表現給本地人看，苏联的偵察經驗有什么样的作用！可是这种思想只是曇花一現。格拉契克立刻覺得羞愧。他那么敬重和爱慕自己的同伴，要是他

有榮譽的話，就準備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讓給他。可惜，他所有的榮譽還很小，未必能增加克魯契寧的聲望。

格拉契克開始檢查那架總是帶在身邊的照相機。

“你打算把有趣的新年聯歡會留影嗎？”克魯契寧嘲笑地問，一邊剖開橘子皮，把它扭成花瓣的樣子。

“警察局長剛才通知的那件事更使我感到興趣，”格拉契克回答說。

“那件事嗎？”克魯契寧揚起眉毛，大笑起來，一邊說：“你預先感到新年舞會上的神祕殺人案嗎？”

“我不知道在那里出了什麼事，但是總有什麼事情發生了。據警察局長說，一件‘意義重大’的事。你要明白，意義重大的。”

“那你為什麼不把听筒交給我呢？”克魯契寧從圈椅上站起來，打斷他的話。

“因為我們沒有工夫啊。他的汽車已經停在大門口。”格拉契克微笑着，又加上一句：“看來，我們也得走下樓去……”

克魯契寧不再提任何問題了。沒有剝完皮的橘子又被拋回鉢子里去。一分鐘以後他們兩人穿上外衣，戴上帽子，站在大門口了。

可是，在繼續敘述之前，大概需要進一步向讀者介紹介紹，克魯契寧和格拉契克是什麼人，講講他們的友誼和生活的道路怎樣趨於一致，使他們來到了這個外国的城市。還得早些說明，格拉契克決不是蘇林·季格拉諾維奇的姓。他的身份証上很明顯地寫着“格拉契揚”。那是對的。可是當蘇·季·格拉契揚還穿着短褲跑來跑去的時候，有一次他把一只被人打落的小白嘴鴉帶回家去，把它醫好、養大。年輕的捕鳥者和他的被養育者一樣，皮膚黝黑，喜歡跳跳蹦蹦，也同樣輕信地望着人們。因此，他媽媽忽然說出了

亲热的，对他是这样合适的小名“格拉契克”^①。家里的人就这样叫他。起初是开玩笑，随后就成为习惯。在学校里这个綽号归于他，在实际生活中他对大家已经用格拉契克这个姓了。他跟人結識，就自我介紹：“格拉契克”。即使有些循規蹈矩的人認為这違反礼节，那也是无所謂的。

克魯契宁和格拉契克是在一个疗养院里認識的，疗养院的特点是，它位置在寬闊、奔放的河岸边的风景区。苏林·季格拉諾維奇在草地上，在白樺树的修长影子所达不到的地方看見了尼尔·普拉托諾維奇·克魯契宁。克魯契宁眯起眼睛，凝視着摆在他面前的輕便画架。有时他涂抹几笔，退到一边，垂下了头，瞄准一下，又很快的涂抹几笔，仿佛穿透了画布似的。于是又退到一边，側着头凝視。

格拉契克不但感觉兴趣，——而且这个朴实的、沉默寡言的、对周圍的人一視同仁，却毫不惹人厌烦的人，簡直使他喜欢。不論年老和年輕的，职位最高和最低的人們，——都同样是他的热心的听众。不过誰也不能夸口說，从他那里听到十句以上的話。不論是他的衣服，不論是他的脾气或談話，都使人不能确定他的职业和社会地位。他的面貌，除了演員以外，能同样适合于医生、會計主任、或任何职业、任何一种艺术的代表人物。他的臉上长着柔軟的絡腮胡子，而修剪得整齐的胡髭裝飾着上嘴唇。胡髭是淡色的，所以也象絡腮胡子一样，勉强看得出它的动人的灰白色。他那双淡藍色眼睛的神情总是同样沉靜，不流露他的感情。此外，可以說沒有任何“特征”：中等身材，不胖不瘦，毫不引人注目。可是不，——他是有特征的。細心的观察者不会不注意到他的两手。强有力的手，可是有狹小的光滑的掌心，有細长的指头。

① 意譯是“白嘴鴉”。

也許，他的兩手是格拉契克曾經看見過的身體上這部分的最優美的型式了。巧妙的雕塑家或天才的音樂家大概恰好有這樣的手。米開朗琪羅或蕭邦——就配有這樣的手。要不，這樣灵活的、細長的、仿佛有獨創性和充沛的生命力的指頭，大概應當給一行行的樂譜帶來斯科里亞賓^①的激動人心的旋律吧。

格拉契克在決定走到克魯契寧身邊之前，好久地觀察畫架上的作品。他認為他走近去是不會被人發覺的。可是那時格拉契克還不知道，他為了通過那隔開他們的青草地上的空間所必需的一些時間，對克魯契寧來說，在友好地把手伸給年輕人，或者挨他的不關痛癢的批評之前，要徹底研究他的外貌，那些時間已經够了。

正象上面說過的那樣，克魯契寧不是照外表來對待人們的那種人，但是研究外貌，在他對交談者的態度上，总是有很大影響的。

這裡應當特別指出，對接近他的年輕人的急速而仔細的觀察，在克魯契寧已經不是第一次。格拉契克到後來才知道，從他來到療養院的時候起，他就成為克魯契寧研究的對象了。尼爾·普拉托諾維奇是熱愛人的。任何新人在他面前出現，他都感興趣。使克魯契寧始終抱冷淡態度的，那必定是個毫無用處的新人。

因此，如上所說，格拉契克還不知道，他在克魯契寧的心目中早已形成了一種差不多总是很正確的概念。

要確定格拉契克的阿爾明尼亞的民族特性，就用不着看他的履歷表。大小適度的鼻子，有兩條細紋和敏感的大鼻翼。不露出堅強性格的滋潤的嘴巴，兩片柔軟的嘴唇。眉毛下面一對很大的

① 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1871—1915年)，俄國的傑出作曲家和鋼琴家。

深褐色眼睛，画家大概認為那两条眉毛过分毛茸茸，过分濃黑，并且在鼻梁上太接近了。和这一切相配的，是光滑的，少女似的嬌嫩的臉上泛出了稍微晒黑的顏色。这都是大自然創造令人愉快的、表现出敏感和热情的面貌而适当配合的細節。此外，添上了一些并不显得十分漂亮的，可是刮得整齐的小胡子，下巴上面隱約可見的青色，和不管怎样努力，靠水和发油的帮助来熨平的，却没有平伏的一綫綫黑中透藍的头发的波紋，也許都是相配的。两手——身体的一部分，克魯契宁总是特別注意的那双手，使格拉契克的外表給人以神經過敏的印象。

但是克魯契宁对这个一見就合意的年輕人观察了两三天以后，断定格拉契克的外貌上的敏感和热情，是在坚强意志和良好教育很牢固的結合下显现出来的。

当格拉契克走近了的时候，克魯契宁用快活地閃着光的眼睛迎接他。他没有問好，却亲切地問道：

“您說什么呢？”他用画笔指着画架。

格拉契克走到他的背后，看了看画，希望看到在画架前面的几棵白樺树。但是使他惊奇的是，画布上被描繪的完全是另外的东西：教堂和荒凉的墓地。

周圍是那晴朗早晨的令人欢乐的景象在发出光彩，但画稿上面却是淡紫色的忧郁的夕輝。

“难道写生不方便些嗎？”苏林驚訝地問。

“原先我是那样画的，”克魯契宁說，“那时候掙口飯吃。”

“現在呢？”

“現在鍛炼目光。那么您說：傍晚的光綫画得不錯吧？我只到过那里一次，并且只有十分鐘。沒有画完以前，我故意不再到那里去。噢，光綫怎样？其余的部分我有把握了。”

“您有把握的是什么？”格拉契克不明白。

“那些細節：教堂和……大概是这一切，”他指着画上的墓地。

克魯契宁所描繪的地方，格拉契克是熟識的。他喜欢在傍晚时分到那边去。他有把握，能清楚地想象着古老的教堂和教堂周圍特有的风景。

格拉契克覺得，克魯契宁虽然有自信力，可是他画的风景不对。他画了那边实际上沒有的許多細節。比方說，这些十字架：就不会这样分散地、“奇形怪状的”乱七八糟地豎立着，仿佛是画家故意虛构的。而那边，那个被画得歪歪斜斜的板凳根本不在墓地左边。格拉契克在那边就沒有看到墓地角落上的傾圮的篱垣的殘破物。

“您自己在这儿添画了一些东西，”他一边說，一边指着那占据前景的荒坟的花崗石碑。“这已經是显然的錯誤，您瞧……”

在花崗石上刻出的数目字显而易見。不过在石碑上代替“1814”的年份，克魯契宁不知为什么描着“1814”。那个四字被写得前后顛倒了。

“您瞧，这就是您为了独創性而虛构的艺术細節吧？”格拉契克不无兴趣地嘲笑着。

“为了独創性？”克魯契宁重复了一遍，他的眉毛忽然挤到鼻梁上了。

“总是別出心裁，”格拉契克发觉他的話冒犯了画家，就改口說。

“別出心裁？”克魯契宁又重复說，隨即眯起眼睛，瞅着画。“在晚飯以前我同您去蹣蹣蹣蹣，把这幅草稿和实物对照一下……您愿意嗎？”

他們走到那个地方，已經是寂靜的晚上了。这时候，西方的天

空，看起来正象克魯契宁所描画的那样，墓地上的光綫也表現得很正确。格拉契克在最初的一瞬間，甚至因这种很难表达的柔和的中間色調的相似而怔住了。在地平綫上出現的景象，仿佛克魯契宁那幅画被放大到最大尺碼似的。可是当格拉契克看到他原先覺得一排一排豎着的十字架，却原来是东倒西歪、乱七八糟地翻倒着的时候，他是多么吃惊啊。板凳也惹人注目，格拉契克从它旁边走过了几十次，竟沒有注意到。“我沒有看到它，大概是因为它的破旧，引不起人們去坐一会的愿望”，格拉契克一边想，一边走到墓石跟前。使他惊奇的是那个由不熟練的乡下彫匠用手工凿出的年份，看样子真有点不平常：“1814”——这是不識字的石匠的明显的錯誤。

墓地上其余的东西看起来恰恰和克魯契宁的画稿一模一样。

“您好象只有一次，并且在很短時間內就看見了一切，这能叫人相信嗎？”格拉契克以毫不掩飾的疑惑口气問道。

“不过十分鐘，”克魯契宁同样以不掩飾的快乐神情回答說。

“这几乎是奇迹，甚至是真正的奇迹啊！”格拉契克兴奋地說，意味着克魯契宁的过目不忘的記憶力。

克魯契宁沉思地捋一下胡子，于是犹豫不决地說：

“当然有点儿天賦，但是鍛炼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現在我的眼力能看清一切，象感光板一样……看見了就牢記不忘啦。”

这次相識不象大多数在疗养院相識的人那样就算完了。他們在莫斯科重新見面，更加亲近了。又过了不少时候，格拉契克才从克魯契宁那里知道了他的生活的經歷。

克魯契宁生于雅尔达。他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時候，就显露出繪画的才能。尼尔出卖画稿，疗养的病人愿意买他的克里米亚風景的水彩画。不久尼尔成为孤儿，这买卖就更加应时了。但是因

為青年人抱定目的，必須念完中學，所以他竭力把自己的繪圖業務安排在最少時間內。他正是在這方面顯示出了自己的才能，只要仔細地看了風景，就能絲毫不差地回憶起來。克魯契寧以後的生活變得完全不象他所希望的那樣。他夢想進美術學院，結果卻進了法學系，為的是他在那里能夠弄到公共宿舍。如今，有些人會覺得這是不好的——在選擇職業時喪失了原則性，可是在那個時候，吃飯和住宿決定許多人的學習機會。

革命的時候到了。克魯契寧在大學畢業後，醉心於新蘇維埃法院里的辯護人的工作。他在同起訴人較量的兩三件案子里，忽然顯示出了他那驚人的分析力和特殊的記憶力。不久他就放棄辯護人的職業，轉到了法院的工作崗位上。克魯契寧所關心的主要問題，是個人 in 審判案件中的地位。初初看來很明白，任何的審判應當是求得真理，而任何訴訟的結果，應當是法定的合乎真理的審判。可是受到預審制度不完善的障礙。克魯契寧的不妥協的党性就強迫自己尋求解答，不僅保證訴訟中的真相揭露，而且使罪行的受害者或它的肇事人的神聖的公民權也得到保障。

也許，這是一種偏向，但是不重視法庭審訊作用的克魯契寧卻肯定說，預審和預審結果決定了一切進程，甚至決定了訴訟的結果。辦對了或搞錯了反正一樣。可是，具有辯護人和法院工作的實際經驗的克魯契寧，為了要學習辨別罪証的科學技術的方法，再一次離開了審判員的安樂椅，做了刑法實驗室一名職位很低的工作人員。隨後是受了全權委託的實際工作。他力求達到的目的是，要使自己兼有刑事警察和檢察員的職能與技術。克魯契寧認為，我們的文學家輕蔑地嘲笑柯南道爾^①所創造的萬能偵探的形象，是完全沒有根據的。這樣的觀點是否正確，——克魯契寧有

① 阿瑟·柯南道爾（1859—1930年），英國偵探小說作家。